

廿二史劄記



漢書門			
九	三	〇	類
八	四	四	號
二	四	函	架
八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元八
函
二八
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04
冊數	8 5)
函號	298 7



廿二史劄記卷六

史庫

正史類

正史類

宋書總目

文獻通攷曰宋書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

約奉詔為是書以何承天書為本勞采徐爰之說頗為精詳王

為盛曰沈約自序稱于齊武帝永明五年春被勅撰宋書至六年

二月紀傳畢切表上之其書一年便就何遜如此又云本紀列傳

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寸卷臣今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據此則

紀傳先成。志係續上。今約書紀十卷。傳六十卷。適合七十卷之數。外有志三十卷。而無表。與梁書本傳所云著宋書百卷。適合。則上書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也。

宋書源流

史通曰。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羣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蕪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謙所述。勒為一家。其成質魯。

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以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畧。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遺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畧為上。沈書次之。

宋書多徐爰舊本

趙氏翼曰。沈約於齊永明五年。奉勅撰宋書。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紀志列傳一百卷。古來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按其自序而細

十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六
推之知約書多取徐爰舊本而增刪之者也。今宋書內永光以後紀傳蓋約等所補其於爰書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晉末諸臣及桓元等諸叛賊并劉毅等與宋武同起義者皆列于宋書約以為桓元焦縱盧循身為晉賊無闕後代吳隱祁僧施謝岷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志在匡晉亦不得謂之宋臣。故概從刪除是約所刪者止于此數傳其餘則皆爰書之舊是以成書若此之易也。

宋書缺卷補以南史

簡明目錄曰宋書一百卷據沈約進表稱紀傳合表志為七十卷。

今本一百卷而無表。攷史通所述與今本同。則由來已久。中有關卷補以南史亦自宋已然。

宋書得失總說

蔡方炳曰宋書頗為精詳但以兼載魏晉失于限斷然揆之班馬史體未足為疵至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故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惟學者立乎千載之後攷見始末則不無博洽多聞之益焉。

宋書本紀書法

趙氏翼曰史記漢高祖初起事稱劉季封沛公稱公封漢王稱王。

及卽位稱帝。此本虞書舊法也。宋書本紀于劉裕起事卽稱高祖。及封豫章公乃稱公。封宋王後稱王。登極後稱上。南史則于起事時卽稱帝。以後封公封王及登極皆稱帝亦是一法。

宋書書法多迴護

陔餘叢考曰。按沈約嘗歷仕宋齊梁三朝。其撰宋書。在齊武帝永明中。故于宋齊易代之際。自不敢直筆。卽紀宋事亦有不能不稍存迴護者。約嘗疑立袁粲傳。武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明帝諸鄙瀆事。帝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事見齊書王智深傳。然則約所撰原文已多刪削也。

宋書帶叙法

趙氏翼曰。宋書有帶叙法。其人不必立傳。而其事有附見于某人傳內者。卽于某人傳內叙其履歷以畢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如劉道規傳。攻徐道覆時。使劉遵爲將。攻破道覆。卽帶叙遵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下文又重敘道規事。以完本傳。是劉遵帶叙在劉道規傳內也。廬陵王義真傳。義真從關中逃回藏匿草中。值段宏來尋。始得就路。因帶叙宏。鮮卑人。本慕容超尚書。元嘉中爲青冀二州刺史。下文又重敘義真事。以完本傳。是段宏帶叙于義真傳內也。他如何承天傳。帶叙謝元也。何尚之傳。帶叙

孟顛也。謝靈運傳帶叙荀雍羊璿之何長瑜三人也。但他史于附傳者多在本傳後。方綴附傳者之履歷。此則正在叙事中而忽以附傳者履歷入之。此例乃宋書所獨創耳。

宋書編次失檢

陔餘叢攷曰。宋書編次多有失檢。如何偃乃何尚之之子也。偃編在十九卷。尚之反編在二十六卷。沈攸之乃沈慶之之從子也。攸之在三十四卷。慶之反在三十七卷。他如張邵子暢及從子敷一家而分繫於三卷。檀道濟檀祗檀詔兄弟也。而各分卷。謝晦謝瞻兄弟也。而亦各分卷。世濟之美多不易見。南史則為一人立傳而

其家之兄弟子孫悉附焉。以為較善。後宋子京新唐書遂效此例。

宋書重文人

王鳴盛曰。一部宋書以一傳獨為一卷者。謝靈運之外。惟顏延之袁淑袁粲而已。二袁忠義固當詳叙。顏謝則惟重其文章。沈約重文人如此。抑古來史家作傳。載著述全篇者多矣。獨宋書靈運傳載其山居賦。乃并其自注載之。此尤例之特殊者。

宋書載文詞太繁

陔餘叢攷曰。前史於名臣奏疏之類。原有載其全文者。如賈誼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關政治。即有關道學。至司馬相如大

人賦之類。則因其本以才學著稱。故存一二以見一斑。其他則不概錄也。宋書則凡有文字。無不收入。連篇累牘。不徒費筆墨乎。

宋書立傳太少

陔餘叢考曰。史書立傳。原無取乎太多。如漢書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餘人。未嘗非良史也。宋書則蕪詞太多。而立傳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陳憲。參軍劉泰之。青州刺史竺靈夔。徐州刺史王仲德。皆將帥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傳。乃憲僅附見于南平王鑠傳。泰之等僅附見于索虜傳。何也。鮑照文才為當時第一。宋書既無文苑傳。何不立于列傳。乃亦僅於臨川王義慶傳內附見之。

既附義慶傳。又全載其河清頌。累幅不盡。不幾喧客奪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寵。其子濬侍寵。怕惡。帝將賜之死。妃以告濬。遂促成元凶劬弑逆之禍。此豈得不載。而宋書無潘淑妃傳。尤見疎漏。

宋書志

蔡氏焯曰。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而世頗疑三國及南北之梁陳齊周四朝。皆無志。以為欠事。不知實無缺也。明朱明鑄著史糾謬言。蜀魏吳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志。入于隋書。在史法宜。改其言。可使觀史者。恍然悟志體之皆全也。史通王鳴盛曰。從來史家作志之體。惟詳當代前事。但於每志叙首畧述。以為

緣起而已。惟沈約宋書志述魏晉甚詳。殆意以補之。然約又自作晉書。卷數之繁。與感榮緒之晉書等。必有志矣。何煩補也。考約自序作晉書本在宋書之前。則更無庸冗贅矣。今之晉書。唐人改修。并非榮緒與約之舊。予讀宋志與晉志。犯複者頗多。蓋典故只有此。固不能憑空別造。彼此兩載。殊恨其徒煩簡牘也。

禮志

王鳴盛曰。宋禮志第一卷。始言正朔及所尚之色。次言冠禮。次言昏禮。次拜皇后三公冠。皇太子拜蕃王儀。朝會儀。次朝日儀。次殷祭儀。次祭大社儀。次耕藉儀。次太學。次治兵。已覺錯雜。至第二卷

中所敘。更為淆亂。無章。第三卷載永初元年。卽位告天策文。已載本紀。又復見于禮志。不但複前史。本書又自相複。更覺粗疏。

符瑞志

陔餘叢考曰。宋書八志中。却增符瑞一門。徒滋荒誕。且又不專記劉宋一代。并舉義農以來。所傳怪異不經之事。濫列不遺。更屬謬悠矣。

州郡志

王鳴盛曰。宋書州郡志云。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年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襍書。互相考覆。又

云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按太康言武帝號元年定戶當卽下所謂太康地志之一門也王隱有晉書觀此則知隱書有志志中有地道志也起居下省注字也何是何承天徐是徐爰志中所引有董覽吳地志有承疑地志有賀續會稽記有吳記有張勃云又有晉地記又有廣州記卽所云地理雜書也

百官志

王鳴盛曰凡每志之首必有總敘述其緣起各史皆然宋百官志獨無裝頭竟從太宰直起

○○○南齊書總畧

文獻通攷曰南齊書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 王鳴盛曰子顯乃齊高帝道成第二子豫章文獻王凝之子

南齊書源流

史通曰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爲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啟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起昇明之年盡永元之代爲紀志列傳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旣多可自搜訪也均

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武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貴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南齊書原本

陔餘叢攷曰齊書樞超傳齊初置史官趙與江淹充其選上表請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而帝女傳不必立趙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則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趙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

樂天文州部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

南齊書闕佚

簡明目録曰南齊書五十九卷原本六十卷至唐已佚一卷北宋本載有進書表見晁氏讀書志今其表已佚又文學傳無叙州郡志及桂陽王傳均有闕文無從校補蓋南北史行而入書俱微世多不其檢閱故愈久愈佚也

南齊書得失總說

困學紀聞曰曾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蕭子顯以齊宗室任於

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戴氏明曰。蕭子顯齊書。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雖自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而其文益下。要不能逃子固之譏也。

南齊書類叙得法

趙氏翼曰。齊書比宋書較為簡淨。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傳。過為鋪張。此另有他意。他如劉善明傳。所陳十一事。皆彙括其語。載之。張欣泰傳。所陳二十事。只載其一條。若宋書則必全載矣。孝義傳。用類叙法。尤為得法。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立傳。則竟遺之。故每一傳。輒類叙數人。如褚澄傳。叙其精于醫。而因叙徐嗣

醫術。更精于澄。韓靈敏傳。叙其妻卓氏守節。而因及吳康之妻。氏。蔣雋之妻。黃氏。倪翼之母。丁氏。傳不多。而人自備。惟張敬兒傳。忽載沈攸之與蕭道成絕交書。及蕭道成答書。共三千餘字。與敬兒關涉者。不過攸之反問敬兒。敬兒不從數語耳。而覩縷至此。未免喧客奪主。又柳世隆傳。討沈攸之時。有尚書符檄一篇。按宋書沈攸之傳。亦有尚書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

南齊書編次失當處

陔餘叢考曰。齊書衡陽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應編在高帝諸子之前。乃反編在武帝諸子之後。蕭景先。蕭赤。蕭詵。蕭坦之。亦

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爲列傳。其列諸帝子傳。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嶷之前。嶷乃高帝子。文惠乃武帝子。于嶷爲從子。豈可亂其序乎。

南齊書繁簡失當處

陔餘叢攷曰。齊書多載詞章。少載事實。蓋亦仿宋書之例。如豫章王嶷傳。載其表詔一萬五六千字。王儉傳。載其疏表二千餘字。以及王僧虔。蕭穎肖。竟陵王子良。崔祖思等傳。載其諫疏。俱不下二三千字。雖多有闕時事。然何妨節存之。乃連篇累牘。不減一字。何以徒費筆墨。若此。及其叙事。則又有應詳而反畧者。如載帥之權最重。是當時一大弊政。南史於巴陵王子倫傳。述之甚詳。而齊書略無一字。明帝病期。盡殺諸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乃皆赦。諸王得不殺。南史因此特立子恪傳。以載其事。而齊書子恪無傳。僅附於豫章王嶷傳。數語。此皆繁簡之失當者也。

南齊書迴護

陔餘叢攷曰。齊書於宋齊嬗代之際。備書宋帝禪位策文。略無篡奪之迹。蓋當時國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約宋書爲成式也。固無足怪。獨其於宋臣之懷貳於齊者。亦一一諱之。殊屬無謂。如王儉於齊高帝未建國之先。早說以功高不賞。以公今日地位。不可

復爲人臣。并代爲游說褚淵等。以成禪位之事。見于南史者甚詳。而齊書僉傳毫無一字。袁粲死。而褚淵佐命齊朝。當時民間有可憐石頭城。與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之語。齊書淵傳亦不傳。甚至淵傳論。謂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謬。世情之過差也。則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屬時勢。當然而無可議矣。此則子顯之顯然悖謬。蓋因已亦以齊臣仕梁。若于此等處直筆褒貶。則已益置身無地。故爲諸臣諱。正以爲已諱也。

南齊書立傳亦少

陔餘叢攷曰。齊書立傳亦太少。如朱買戍。甬城。與魏軍戰被斬。其

屍猶據鞍奔還。此豈得無傳。乃僅於周盤龍傳內附見之。董僧慧爲晉安王子懋防閤。子懋被殺。王元邈欲執之。僧慧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爲難。僕得爲主人死。無憾矣。悲勵而卒。南史載之甚詳。乃齊書既不入。孝義傳并不附見於子懋傳。後又如魏孝文至壽陽。崔慶遠出城。與魏主反覆酬答。卒使魏斂兵而去。其應對實足華國。與張暢在彭城。對魏軍李孝伯之語。前後正相輝映。張暢既立傳於宋書矣。此亦豈得無傳。乃僅附見於蕭遙昌傳。此又畧其所不當畧也。

南齊書缺句誤字重文

王鳴盛曰。齊高帝紀。桂陽王休範反。帝出頓新亭。以當其鋒。築新亭壘未畢。賊已至。帝使高道慶等與賊水戰。破之。斬休範。臺軍及賊衆俱不知。宮內傳新亭亦陷。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帝。隨得輒燒之。及至。乃是帝五字。甚妙。得此覺情事。如繪矣。此句蕭子顯齊書所無。而李延壽添入者。但五字下宜重一帝字。則更分明。又南史高紀。太后執蒼梧王手。太后南齊作太祖。此南齊傳寫之誤。非本文。又齊書高紀。建元二年春正月戊戌朔。以司空尚書令褚淵為司徒。而下文十二月戊戌。又書以司空褚淵為司徒。一事重出。疵病之

大者。南史亦仍之。竟不能削正。

○○○ 梁書總畧

文獻通攷曰。梁書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簡明目録曰。梁書五十六卷。舊唐書思廉本傳。及經籍志。並作五十卷。史通及新唐書。則作五十六卷。與今本合。知舊唐書為誤矣。

梁書源流

史通曰。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監謝朓。相承撰録。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蕩。廬江河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

十二史劄記 卷六
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勸。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知國史。至于陳亡。其書不就。唐貞觀初。其子思廉。爲著作郎。奉詔撰成梁陳二史。於是憑其舊稿。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爲梁書五十卷。

梁陳二書得失總說

陔餘叢攷曰。梁陳二書。經姚察父子兩世纂輯之功。始就。蓋作史之難。不難於敘述。而難於考訂事實。審核傳聞。故不能速就耳。至其文筆。亦足稱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載詔策表疏之類。稍覺繁冗。而敘事之簡嚴完善。則李延壽亦不能過。宋子京謂南史過本書

遠甚。非確論也。

梁書姚察撰者二十篇

簡明日錄曰。梁書五十六卷。篇末題陳吏部尚書姚察者。凡二十有六。蓋思廉此書。因其父之遺稿也。陔餘叢攷曰。姚察傳云。梁陳二史。本察所撰。其中序論紀傳有缺者。臨歿時。以體例戒其子思廉。博訪撰續。此思廉自撰其父之傳。蓋紀實也。

梁書總論魏徵所著

文獻通攷曰。梁書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姚察之子。推其父意以成其書。徵惟著總論而已。

梁書傳論用散文

趙氏翼曰。梁書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鑪錘。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尚駢儷。卽序事之文。亦多四字爲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如韋叡傳。叙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叙鍾離之戰。康絢傳。叙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南史雖稱簡淨。然不能增損一字也。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鄭公梁書總論。猶用駢儷。此獨卓然傑出于駢四儷六之上。則姚察父子爲不可及也。

梁書有止足傳無方伎傳

趙氏翼曰。梁書有不必立傳而立者。又有應立傳而不立者。處士之外。另立知足一門。其序謂魚豢魏略。有知足傳。謝靈運晉書。有知足傳。宋書亦有知足傳。故梁書亦存此門。所謂知足者。不過宦成身退。稍異乎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者耳。傳中如顧憲之政績。自可入良吏傳。其餘陶季直蕭朮素輩。傳之不勝傳也。至如方伎一門。累代所不廢。梁時沙門釋寶誌。精于佛學。能知未來。其識記往往流傳後世。則其生平必尚多可述。且王筠傳。筠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是不惟爲時人所敬信。并人主亦崇奉之。此豈得無傳。乃梁書無方伎一門。遂少此傳。南史附傳於陶宏

景之後。可補梁書之缺矣。

梁書立張皇后傳

趙氏翼曰。古未有創業之君。其母編入皇后傳者。自沈約宋書始。梁書亦因之。武帝卽位。追尊其父順之。為文皇帝。母張氏為獻皇后。於是皇后傳內。首列張后。然順之官職事跡。已叙入武帝紀。未嘗另作紀傳。則張后生武帝有菖蒲花之祥。亦卽叙于武帝紀可矣。乃特立一傳於諸后之首。是妻有傳而夫無傳。殊非史法。

梁書不立蕭譽傳

陔餘叢考曰。梁書不紀蕭譽。蓋以敬帝國亡。則梁統已絕。譽三世

雖帝於江陵。然皆臣屬於周隋。既難作本紀。若以為元帝之逆臣。而與正德等同傳。則譽本非叛逆。祇以救河東王譽。與元帝構怨。逃死附魏。非正德等反附侯景者可比。又不便列之逆臣傳。是以無可位置。竟歿而不書。令狐德棻附之周書似矣。然譽之北附也。尚是魏朝。其死也。乃在周代。而其子歸孫琮。又歷隋為附庸。則又安得獨附于周書。惟李延壽北史別立附庸一門。以譽等入之。較為妥善。然北史兼叙各朝。故可如此立傳。梁書專紀蕭氏。則蕭氏子孫建國稱帝者。安得竟從刪削。此究是梁書缺處。謂宜在昭明太子傳後。備載譽以下三世。則位置得宜矣。明史偽福王及偽魯

王以海。偽唐王聿鍵。偽永明王由榔等。各附於其祖傳後。既不引以繼統。又不沒其事實。始知修史諸臣之斟酌盡善也。

梁書編傳失當處

趙氏翼曰。武帝兄弟九人。應立為宗室傳。如宋書之長沙王道憐。臨川王道規是也。梁書乃變其例。編為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其意以臨川王宏。安成王秀。南平王偉。鄱陽王恢。始興王憺。皆武帝登極後。身受王封。故列為太祖五王。懿暢敷融。則身後追封者。故但傳其嗣子。以別於生封之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則係之于父。四人則係之于子。強為區別。究屬無

謂。

梁書編次失當處

陔餘叢考曰。梁書編次。亦有失檢處。武帝郗皇后傳後。即以簡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貴嬪。阮修容。反次于王皇后之下。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簡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簡文庶母也。豈得反叙於後。其意不過先皇后。而次妃嬪耳。然既叙武帝郗后。則丁阮兩妃。次於后之下。正合體裁。何必先媳而後始。耶。其於宗室諸王。及諸帝子。編次亦多失序。昭明太子統。哀太子大器。愍懷太子方矩。反編在前。而臨川王宏。安成王秀等。昭明叔也。南康王績。廬陵王

續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編在從子從孫後可乎。

梁書避諱改字

困學紀聞曰。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其誤。日知錄曰。劉孝綽傳。眾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答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又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邱山為武邱山。何點傳。則為獸邱山。

梁書無表志

陔餘叢考曰。梁書但有紀傳。而無表志。則以當時詞修隋書。凡列朝各志。已增入隋書內。故不復載耳。

陳書總略

文獻通攷曰。陳書。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思廉採謝良顧野王等諸書。綜括為二史。以卒父業。

陳書源流

史通曰。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緯。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卽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

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其子思廉。方始畢功。定為陳書三十六卷。今與梁書並行于世焉。

陳書姚察撰者二卷

簡明目錄曰。陳書三十六卷。思廉雖亦因其父之稿。而其父姚察所撰。僅二卷。餘皆出于一手。

陳書編次得宜

陔餘叢考曰。陳書亦姚思廉所撰。而編次却不循梁書之例。如諸王傳。先衡陽王昌。南康王曇朗。次宗室。次文帝諸子。次宣帝諸子。次後主諸子。較梁書最有倫序。故南史亦仍其舊。然南史以衡陽

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內。則非也。衡陽乃武帝子。應繼大位。以陷於魏未歸。故不得立。及歸而文帝已立。遂為所害。此豈得僅入宗室內乎。陳書特立傳于宗室之前。而以南康附之。南康以武帝從子。為質于齊。為齊所害。附于衡陽傳。亦屬位置得宜。則陳書編次較南史更精當。

陳書體例畫一

簡明目錄曰。陳書列傳體例。秩然畫一。惟江總袁憲之屬。已仕隋。而列之陳書。殊失限斷。蓋姚察亦入隋為秘書丞。思廉欲移其父入陳。則不得不先入總等。此足見一涉私心。鮮不自亂其例矣。

蕭子顯姚思廉皆為其父作傳入正史

趙氏翼曰。司馬遷班固沈約作史。皆以其父入自序中。未嘗另立父傳。列於正史也。惟蕭子顯作齊書。為其父豫章王嶷立傳。姚思廉修陳書。為其父吏部尚書察立傳。凡生平行事。及朝廷之優禮名流之褒獎。無一不纖屑叙入。故疑傳至七千餘字。察傳亦至三千餘字。為人子者得藉國史以表彰其父。此亦人之至幸也。或疑疑傳祇載其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行子光。而子顯不載。當是子顯親為父作傳。故隱己之名。至察傳并載思廉在陳為法曹參軍入隋為司法。似非思廉所自作者。然傳末云。察所撰梁陳二史未畢。

功。虞世基奏思廉踵成之。自爾以來。稍有撰續云云。而不言思廉卒于何時。可見察傳實思廉自作。况察之父僧坦以醫術著于梁代。官太醫丞。所得賞賜皆給察遊學。事見南史。而陳書察傳但云。察父上開府僧坦知名梁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賞賜皆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而不言以醫術得幸。并不言官太醫丞。蓋思廉耻以方伎輕其家世。故諱之也。則察傳係思廉自作無疑也。

魏書總略

文獻通攷曰。後魏書。北齊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誅。太和後始有李彪崔鴻等書。魏末山偉碁雋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跡蕩然。

萬不紀一文宣始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其書多諂諛不平世號穢史

魏書源流

史通曰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紀唯為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麤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讓孫頴晁繼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為三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百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書敘述國事無隱所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

而以高允著作修國記九年已九十子目俱衰時有校書鄧劭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年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温子昇復修孝莊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于斯矣齊天保二年勅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鬻鬻學流憑附得進于是大徵

十二史記卷六
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于尚書省與諸家討論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斃于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于外武成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至隋開皇勅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

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罷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焉 該餘叢攷曰隋時又有盧彥卿撰後魏紀三十卷唐時又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不傳

魏書凡四次修改

該餘叢攷曰收在魏末即因高澄奏修國史迄齊文宣時始成眾口沸騰號為穢史文宣勅魏書且勿施行此收初成之本也孝昭帝又詔收更為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于是魏書遂行此收初改

之本也。武成帝又勅收更審。收更有回換。遂為盧同立傳。先特為崔綽立傳。至是綽反附出。而楊稍傳。又增有魏以來一家而已。八字。此收再改之本也。後主禪天統五年。以魏收為尚書右僕射。武平四年。又詔史館更撰魏書。按魏書李緯改作李系。蓋以後主諱故避之。則知後主時。又經修改。此又收三改之本也。然則魏書在收一人。已四易稿。而其書尚蕪雜。若此。信乎作史之難也。

魏書殘缺

書錄解題曰。魏收魏書。今紀闕二卷。傳闕二十二卷。又三卷不全。志闕天象二卷。中興書目。謂所闕太宗紀。以澹書補之。闕志以太

素書補之。二書既亡。惟此紀志獨存。不知何據也。簡明目錄曰。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撰。宋劉恕等校定。稱其亡佚不完者二十九篇。書錄解題。又稱太宗紀補以澹書。天文志補以太素書。今本又缺卷十二孝靜帝紀。卷十三皇后傳。不知以何書補亡。以太平御覽所引魏澹書校之。疑亦取澹書也。陔餘叢考曰。魏書孝靜帝紀一卷。皇后傳一卷。必非收原本。劉貢父謂是時尚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覽。後人取此等書。及北史雜綴成篇。以補魏書之缺。理或然也。惟貢父謂第三卷太宗紀。史館舊本上有白簽。云此卷是魏澹史。而按其書法。與澹傳所載體例又不合。較之北

史亦不相同。則此卷難確指為非收原本。

魏書得失總說

陔餘叢考曰。齊書魏收傳。稱收修史時。凡同修者。祖父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與陽休之善。則為其父固作佳傳。固曾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劾。而收書云。固在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又嘗納爾朱榮子金。故滅榮之惡。傳論云。若修德義。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可見收修書全以公事市私情也。王鳴盛曰。魏收手筆。雖不高。亦未見必出諸史之下。而被謗獨甚。乃其後改修者甚多。而總不能廢收之書。千載而下。他家盡亡。收書歸然獨存。則又不可解。

可解。

魏書不以西魏為正統

王鳴盛曰。自文帝寶炬以下。北史卽繼以西魏。蓋以此為正統。與魏書不同。夫西魏宇文泰所立。東魏高歡所立。兩家皆篡弒其主者。則二魏難分正偽。魏書直以東魏孝靜帝為正。而西魏為偽。故不為立紀。僅附見孝靜紀中。蓋魏收齊人。故以齊人所立孝靜帝為主。無非助齊抑周之意。其論既屬不確。且西魏文帝崩後。尚有廢帝欽恭帝廓。并不見于紀。則不如北史之先列西魏。後仍附見東魏為允。

魏澹魏書

陔餘叢攷曰。隋時魏澹所撰魏史。其義例與收不同。以西魏為正。東魏為偽。凡鄰國之帝不書名。太子則書字。平文昭成獻明三帝。稱諡。餘不稱諡。太武獻文被弑。皆直書其事。不存隱諱。紀傳後不立論贊。且見澹傳。中當時號為良史。

魏書叙譜系

陔餘叢攷曰。魏書最為難。尤可厭者。一人立傳。則其子孫不論有官無官。有功績無功績。皆附綴於後。有至數十人者。當時陸操嘗病其叙諸家枝葉。過為繁碎。魏收謂因中原喪亂。譜牒遺亡。是

以其書支派。此雖見其採輯之本意。而不盡然也。蓋魏中諸人子孫多與收同時。收特以此周旋耳。

北齊書總纂

文獻通攷曰。北齊書。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王鳴盛曰。唐太宗貞觀元年。李百藥受詔撰北齊書。十年成。

北齊書源流

史通曰。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統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唯記行

師不載他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于齊滅。隋秘書監王邵。內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唐貞觀初。勅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他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北齊書殘缺

簡明目録曰。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魏公武。讀書記。稱是書

殘缺不完。今本列傳之中。無論贊者。十九卷有贊。無論者。一卷有論。無贊者。五卷。傳文亦多補綴而成。非其本書。然世無別本。亦不能不存備一朝之紀載焉。咳餘叢攷曰。北齊原書紀傳多有亡失。而目錄具在。後人有取北史以補之者。蓋北史雖據各史修成。而其間剪裁增損。必大同小異。斷無有一字不差。今北齊書內與北史字字相同者。此必非原本也。

○○周書總略

文獻通攷曰。周書。唐命狐德菜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柳蚪。隋牛宏。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觀中。德菜請撰次。乃詔與陳叔

達唐儉共成之。書錄解題曰初德棻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故詔德棻文本及崔仁師次周史百藥次齊史思廉次梁史魏徵次隋房元齡總監而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周書源流

史通曰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蚪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宏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略叙紀綱仍皆抵牾唐貞觀初勅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

周書德棻所定

陔餘叢攷曰周書叙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本令狐德棻所撰也。德棻在當時修史十八人中。最為先進。各史體例皆其所定。兼又總裁諸史。而周書乃其一手所定。武德中詔修各史。德棻已奉勅與庾儉修周書。貞觀中再詔修諸史。德棻又奉勅與岑文本修周書。繼又引崔仁師佐修。是同修者雖有數人。而始終其事者。德棻也。

周書書法得宜

陔餘叢攷曰周時區宇瓜分。列國鼎沸。北則有東魏高齊。南則有梁陳。遷革興廢。歲更月異。周書本紀一一書之。使閱者一覽了然。

北史雖亦兼記隣國之事。然有書有不書者。如高歡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齊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簡文元帝之草。易皆南齊大事也。而北史周紀一切不書。周書則紀載不遺。以醒眉目。此書法之最得者也。

周書剪裁得法

陔餘叢考曰。宋齊梁陳及北齊書。凡易代之際。必有九錫文。禪位詔。陳陳相因。可為嘔噦。西魏之遜于周。當亦必有此等處文。而周紀不載。可見其剪裁之淨。他如趙貴等傳。後總叙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可見一代策勳之典。魏綽傳。載其六條詔書。及大誥全篇。可

見一代創制之事。尤屬得法。至于王褒傳。載其寄周宏讓書。庾信傳。載其哀江南賦。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見一斑。亦非如宋魏書之廣輯燕詞。以充卷帙也。

周書編次失當

陔餘叢考曰。周書編次。各傳字文。測測子深。及宇文神舉。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傳。字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傳。而另為卷王雄王謙父子也。侯莫陳崇之與侯莫陳順。尉遲迥之與尉遲綱。李賢之與李穆。趙貴之與趙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徒費筆墨矣。

周書殘缺

簡明目錄曰周書五十卷。殘缺亦甚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所竄亂。而不著所移撮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德業之原本。遂不可辨。大抵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三十四卷。剽取北史。痕跡顯然。其他遺文。脫簡不可枚數。諸史之中。惟北齊書及此書。斷爛最甚。孔歐孟曰。周書二十五卷。三十一二三卷。俱傳後。無論其傳多同北史。至王處傳。連書大象元年。開皇元年。尤剽取北史之顯證矣。陔餘叢考曰。唐初雖修成梁陳周齊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諸史皆不行。非大力藏書家。罕有能備之者。觀胡

安國等後周書序。謂仁宗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得夏竦李吳兩家本。始校正鏤板以行。是內府之藏。天下之大。不過此數本。周書如此。魏齊書亦可知。有宋鏤板時。度亦必購募。以較其缺佚。而已遺失若此。可見唐時諸史之流傳于世。本自無多也。

隋書總畧

文獻通攷曰。隋書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簡明目錄曰。隋書出自衆手。舊本每篇或題名。或不題名。已不能盡

知誰作

隋書源流

史通曰。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邵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于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唐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于時。

隋書得失總說

陔餘叢考曰。隋書最為簡練。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進御。故文筆嚴淨。又如裴矩入唐為民部尚書。何稠入唐為將作

匠。陳茂入唐為梁州總管。此宜俟他日編作唐臣。乃以其功績多在隋。遂為立傳。于隋更見當時公論。在人毫無忌諱。虞世南在貞觀時。寵遇甚優。而其兄世基傳內。直書罪惡。不能稍掩。尤見史筆之嚴也。惟房彥謙在隋世。本無事蹟可紀。而特載其與張衡書數十百言。叙為佳傳。未免以其子元齡時方為相。且總知諸史。故稍存瞻徇耳。

隋書突厥傳重文

日知錄曰。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

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為二事也。

隨去走為隋

困學紀聞曰。徐楚金云。隋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發肉也。其不祥夫焉。殊不知隨從是。是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大業十四年

趙氏翼曰。隋煬帝江都之難。在大業十四年。而隋書及北史。只書十三年者。緣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長安。奉代王侑為帝。改元義。疑而煬帝大業之號。已從削除。修史者皆唐臣。自應遵本朝之制。

以義凝紀年。而煬帝之被弒。轉書于義凝二年之內。其實天下其主一日尚存。終當稱其年號。則大業十四年不可沒也。

隋書志

簡明目錄曰。隋書十志。本名五代史志。蓋當時五史並修。故志亦兼該五代。以隋書居末。故列於隋書之中。今竟稱隋志。蓋失其實。然已不可復正矣。史通曰。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贊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合為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于史閣。唯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

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凝。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秦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通志。畧曰。按隋志。極有倫類。而本末兼明。惟晉志。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為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亂豈易貫串。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付之。志凝。淳風輩。所以

粲然具舉。王鳴盛曰。隋書紀傳。每卷首題。特進魏徵上志。則題太尉長孫無忌等奉勅撰。其實貞觀十五年。命諸臣修志。無無忌名。直至永徽三年。無忌始受詔監修。見本傳。蓋書已垂成。無忌適逢其會。因而表進。遂題名卷端也。內天文律歷五行三志。獨出李淳風筆。五行志序。相傳是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蓋但為一序而已。

隋志應移於南北史之後

除餘叢攷曰。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皆無志。故沈約宋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南北史亦但有紀傳。無表志。隋書諸志。則兼

載梁陳周齊各朝制度。蓋唐初修梁陳周齊隋五代史時。若每史各繫以志。未免繁瑣。且各朝制度多屬相同。合修一書。益可見沿革之迹。故梁陳周齊。但作紀傳。而志則總列之於隋書也。然既曰隋書。而紀傳專記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實不相稱。是南北史之無志。既屬缺典。而隋書之兼志前代。又多贅詞。似應以隋書各志移于南北史之後。以成完書也。

梁陳周齊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陔餘叢攷曰。舊唐書令狐德棻謂高祖曰。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缺。宜及今耳目猶接及

早修之。高祖乃詔蕭瑀、王敬業、殷開禮、修魏史。陳叔達、令狐德棻、庾儉、修周史。封德彝、顏師古、修隋史。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孫、魏徵、修齊史。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修陳史。此第一次修史也。瑀等受詔。歷數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太祖又詔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修隋史。與房元齡、總監諸史。眾議以魏書有魏收、魏澹二家。遂不復修。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而徵與德棻。又總知梁陳齊各史。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書。徵又各為總論。此第二次修史也。李延壽自序云。貞觀十七年。褚遂良以隋書十志未就。奏延壽佐修。其

時梁陳周齊隋正史雖已成書以十志未就尙未頒行而延壽南
北史已訖事遂先表上則隋志之成又在延壽進呈南北史之後
按舊唐書高宗顯慶元年五月長孫無忌等進史官所撰梁陳周
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此第三次修史也

○ ○ ○ 南北史總畧

書錄解題曰南北史李延壽撰初延壽父大師多識舊事嘗以宋
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分隔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其史
于本國詳他國略思有以改正之擬春秋編年例事未成而卒延
壽乃追述父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禋二年本紀十二列傳八

于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本紀十列傳七十
謂之南史合百八十篇

南北史源流

陔餘叢考曰南北史李延壽自序其父大師少有著述之志以宋
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欲仿吳越春秋體編年紀之客于侍
中楊恭仁家有宋齊梁魏四代史因漸次編輯未畢而歿延壽欲
悉先志適在顏師古孔頴達下佐修各史因得齊梁陳等五代舊
事目所未睹者合之家中舊本參訂編次尚多所闕貞觀十五年
令狐德棻奏延壽同修晉書因得復入內府勘究宋齊魏三代之

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壽佐修隋書十志。因益得披尋校勘。時
史局中。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已就。以下志未成。故未頒行。延壽不
敢使人抄錄。乃手自繕寫。又于此正史外。參考雜史一千餘卷。然
後成書。前後凡十六年。既訖事。呈令狐德棻閱畢。始表上之。時已
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壽修史時。沈約宋書。蕭子顯
齊書。魏收魏澹兩家魏書。皆已流布。梁陳周齊隋五代史。雖未頒行。
而延壽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錄以爲底本。而參考雜史以成之。
刪去蕪辭。專叙實事。大概較原書事多。而文省。洵稱良史。

南北史得失總說

文獻通攷曰。北史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史起宋盡陳。百七
十年。二史各八十卷。刪煩補闕。過本善遠甚。困學紀聞曰。李仲
信爲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王鳴盛曰。南北史增改無多。而其所以自表異者。則有兩法。一
曰。刪削。二曰。遷移。夫合八史以成二史。不患其不備。惟患其太繁。
故延壽一意刪削。每立一傳。不論其事之有無關係。應存應去。總
之極力刊除。使所存無幾。以見其功。然使刪削雖多。仍其位置。則
面目猶未換也。予是大加遷移。分合顛倒。割截搭配。使之盡易其
故處。觀者耳目一新。以此顯其更革之驗。試一一核實而攷之。刪

十一 史 卷六
削遷移皆不當。功安在乎。其書聊可附入。書以行。幸得無廢足矣。
不料耳食者。反以為勝本書也。

○南史總略

簡明目録曰。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是書雖與北史同出一手。而義例頗為兩歧。大抵南史因四史舊文。稍為刪潤。補缺者少。削繁者多。不及北史成一家之言。特較四史稍為簡要而已。

南史刪宋書最多

趙氏翼曰。南北史大概就各朝正史。量為刪減。魏書宋書所刪較多。然魏書尚不過刪十之二三。宋書則刪十之五六。蓋宋書本過

于繁冗。凡詔誥符檄章表。悉載全文。一字不遺。故不覺卷帙之多也。南史于此等處。一概刪削。有關係者。則彙括數語存之。可謂簡淨得史裁之正矣。宜乎朱子京謂其刊落釀詞。過于舊書遠甚也。

南史于齊梁二書多有增益

趙氏翼曰。南史于齊書不惟不刪。且大增補。今以兩書相校。惟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傳。多所刪削。其他則各有所增。至梁書本據國史舊文。有關係則書。無關係則不書。即有關係而其中不無忌諱。亦即隱而不書。故行墨最簡。李延壽專以博採見長。而于正史所無者。凡瑣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蹟。無不補綴入卷。遂覺南

史所增益多也。

南史于陳書無甚增刪

趙氏翼曰。南史于他書多所增刪。獨至陳書則甚少。今以兩書比對。如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侯瑱。歐陽頌。吳明徹。黃法氈。淳于量。章昭達。程靈洗等傳。大概相同。但稍節其字句耳。

南史附傳皆非

王鳴盛曰。南史無藝術傳。故以徐文伯。嗣伯兄弟。世精醫術。而強附入張融傳。實則欠妥。又如釋寶誌。以附隱逸。陶宏景傳。亦為不當。

南史避諱當仍其舊

王鳴盛曰。南史北史與梁陳書皆唐人修。應避唐諱。乃十于丙字。梁陳書皆改作景。而南史不諱。又虎字。南史亦屢見。此皆後人校者所改。若諸葛長民之為長人。宋孝武帝小字道民之為道人。褚淵仍稱其字彥回。劉秉仍稱其字彥節。庾炳之仍稱其字仲文。宗炳之亦仍稱其字少文。與夫虎之為獸。為彪。為武。韓擒虎去虎字。但稱擒。淵之為深。梁貞陽侯淵明去淵字。但稱明。文學賈淵不稱名。稱其字希鏡。官名治中從事。去治字。但稱中從事。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則改之未盡者。竊謂延壽之所諱。後人當悉仍其舊。而于

逐條下注明某字避唐某帝諱改本當作某如此方合今則北史多仍舊而南史所改者十之七八不改者尚有三三既失延壽本來面目又自亂其例皆非也

南史文字淆訛

王鳴盛曰文字最易淆訛漢人碑刻字體已有不正者沿至六朝愈亂矣今南史及各書中所用誤字不可勝摘如以介為個投為透繼為係樵為蕪寶為珩藩為蕃渡為度此類甚多又如地名則湓城為盆城采石為採石人名則羊侃為侃徐世標為樹亦皆誤又以得官赴任為述職與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又同義異

皆謬至于羊元保傳竹木雜果為林芻芻字宋書無南史添此李延壽之不識字而強作解事若餒為餒攷說文卷五下食部云餒飢也不知何人改從餒而論語魚餒孟子無是餒也則餒矣皆變為餒宋書表湛弟豹傳仍作餒又年為季攷季穀熟也从禾于聲隸變作年而宋書孔季恭等傳論仍作季又倒為到古無倒字說文人部在新附而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仍作到潔為絜古無潔字說文水部在新附而南史仍作絜仗為杖仗字說文新附亦無而南史仍作杖則六朝與唐人猶存古宜分別觀之

北史總畧

簡明目録曰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壽撰。是書較南史用力獨深。如周則補文苑傳。齊則補列女傳。皆不似南史之缺畧。出酈道元于酷吏。附陸法和于藝術。亦不似南史之因仍。延壽殆家世北方。見聞較近。故綜述爲詳密與。

北史體例異於南史

王鳴盛曰。南北史雖裁成一手。儻南史所有。北史不當有者。原不必一律。若南史以侯景等別標一目。曰賊臣傳。甚確。乃字文化及親弑其君。而北史入之。其父述傳。并同黨司馬德戡。裴虔通。亦附入。縱隋煬罪浮桀紂。化及非奉天討之人。至王世充。僭卽僞位。弑

皇泰主。亦爲列傳。則何以服侯景等乎。中常侍宗愛。弑世祖太武帝。燾立吳王余。又弑之。連害二主。惡逆重大。乃不自曰賊臣。而但入之恩幸。此其體例之不一。而甚不可解者也。南史于諸列傳之下。首次之以循吏。次文學。次孝義。北史則以循吏居各傳後。此又何義乎。

北史魏書多以魏收書爲本

趙氏翼曰。李延壽修北史時。魏收魏澹二書並存。史稱澹書義例極嚴。則延壽魏史自應以澹書爲本。乃今與魏收書一一核對。惟道武太武獻文之祖。及以西魏爲正統。此蓋用魏澹之例。其他紀

廿二史劄記 卷六
傳則多本魏收書。但刪繁就簡耳。推原其故。蓋魏收修史在北齊時。凡魏朝記載。卷帙具在。足資採輯。故其書較為詳備。及書成。則盡焚。于是收書獨存。而魏澹續修。亦僅能改其義例之不當者。而年月件繫事實。則固不能舍收書而別有所取也。是知澹書已悉本收書。延壽又在澹後。自不得不以收書為本。故叙事大畧相同也。

北史全用隋書

趙氏翼曰。北史于魏齊周正史間有改訂之處。惟于隋則全用隋書。畧為刪節。並無改正。豈于隋獨有所黨附耶。抑隋書本延壽本。詔所修。其書法已如此。故不便改耳。耶。然正史隱諱者。賴有私史。若依樣胡蘆。略無別白。則亦何貴于自成一家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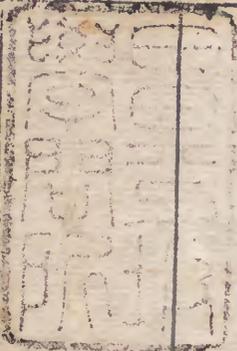
北史避諱之例

王鳴盛曰。避諱之例。南史已極糾紛。北史尤甚。如以虎為武。又以為豹。淵以為泉。又以為深。世為代。民為人。又有因人名犯諱。改稱其字者。如劉延明本劉昞。而稱延明。李暉弟仁暉。據魏書亦本名昞。而稱仁暉。鄧彥海本鄧淵。而稱彥海。長孫承業本長孫稚。因高宗治之嫌。名稱承業。又有二名犯諱。去一字者。如韓擒虎為韓擒。蕭淵明為蕭明。王世積。隋煬帝時人。隋書有傳。而北史為王積。又

有不改其字而直稱為諱者如李虎直稱為李諱又有以一字而
改為二字者如趙剛之子仲卿傳仲卿為政猛時人謂之猛獸此
隋書諱改也而北史又改云時人謂於菟又有改之而即自明言
之者如李煥傳始平太守景下云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是景本名
晒張齋傳本名犯廟諱是齋本名淵例之不一如此校者每改從
本字或添一字如王雅傳仍云子世積而改之未盡者亦多至前
代之君史家例無諱隋煬帝名廣北史不諱而李德林傳獨以廣
為諱尤謬

北史字體

王鳴盛曰李延壽全不知小學仍訛踵謬觸目皆是前于南史已
論之矣今觀北史如以愆為憊以驗為驗以鑽為櫃以几為机以
算為竿以殺為煞以投為透字體不正如此亦有俗書已誤而此
尚存古者如以廂為箱以擒為禽以賑為振以餒為餒此皆偶合
未必因識字能如此



南史字體

